

宋思樵

吻遍你心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吻遍你心

宋思樵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WEN BIAN NI XIN

吻遍你心

宋思樵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电子工业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07 千字

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224-03431-2/I·787

定价:3.65 元

吻遍你心

她叫罗自强。

她是个女孩。

是父母的轻易？

亦或报户籍时的灵感？

她没问过。因为她没有父亲，她是私生女。

自念小学第一天开始，连老师都会弄错，班上有个叫罗自强的“男孩”。

怯生的声音，困惑的举手。

“老师，你没有叫我的名字。”

老师看着那个子瘦小，脸孔娟秀，漂亮的无辜表情，讶异自己的疏忽与判断。

“你叫罗自强？老师以为新生名单写错了，怎么像个男孩子的名字？”

生命并不因为男性化的名字，停止成长。

成长也不因为那个刚毅的“自强”，瘦小的个子，发育的特别高大、壮硕。

内向、吝啬讲话，骨架轻小，每日三顿饭，长到十七岁，站在同学里，还是瘦得让人无法确信，罗自强已经是个十七岁的女孩了。

她像个没有声音的人。

她的言语，全留放在脑部。

她与生俱来的不喜爱学校课程。

她十分令老师讨厌。

当然：她亦十分叫她的母亲——罗玫瑰忽略。

罗玫瑰的工作，昼夜不分。

除了生活的供给，罗玫瑰从不留意女儿的“特殊”。

她不太健康，母亲罗玫瑰最温郁的动作，就是每年带她做次健康检查。

她不长脂肪的体质，到了十七岁，只要站在同学堆里，仿佛是个小学生，误闯高中校门。

老师当然没办法喜爱她。

上课时：她端坐着，老师卖力的教学，像呐咕的噪音，一句也进不了她的耳朵。

考试时：她会恶劣的算好及格分数——六十分。

不留级、不退学，每一科六十分、一分不多、一分不少。

这个没有声音的罗自强，看来乖巧、驯服，考试成绩的折算法，精明的叫所有老师，在痛恨之余，相当匪夷所思？是头脑不好？还是蓄意存心？为什么永远六十分？

小至新诗、散文、哲学悲沉。

大至学术评论、教育改革、宗教争纷、国际政治见解，科技与文化的利弊比例。

不同的笔名，不同的文章，发表于各报纸。

没有声音的罗自强；暗暗的沉醉在文字里。

没有声音的罗自强，很得意自己的年龄，可以写出叫报馆编辑目瞪口呆的观点。

没有声音的罗自强，书包里装的不是学校的课本，而是超龄的书籍，极有“深度”的流畅的自以为是的“智慧游

戏”里。

各种文章写腻了。

罗自强的“智慧游戏”，玩起了小说。

她写作的方式，变化无穷。

跟她的居住环境完全相同，搬家，搬家，不停的搬家。

昼夜不分的罗玫瑰，有个奇怪的毛病——“热爱”换住址。

*

*

*

十八岁。

年少轻狂，不识愁滋味。

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，

罗自强发表了她的第一本小说。

四两拨千斤。

轻轻松松写了部反映叛逆意识的爱情小说。

轰轰烈烈的被拍成电影。

一夜之间，台湾的媒体，有个叫“罗小惑”的作家。

拍成电影的小说叫“屋恋”。

屋恋创下了惊人的票房。

轰动得在台湾各大戏院，延绵了两个多月。

“罗小惑”顺理成章的成为最年轻的作家。

许许多多的人知道“罗小惑”。

许许多多的人以为“罗小惑”是个男孩。

许许多多的人好奇，为什么叫“罗小惑”？

只有罗玫瑰，依然忘了这个特殊的女儿，依然热爱搬家。

这个没有声音的罗自强，对那许许多多的人不解，“罗小

惑”这笔名，值得好奇吗？

*

*

*

罗自强逐渐被遗忘。

罗小惑像只张牙舞爪的蜘蛛织网。

那张网，愈扩愈大。

提起笔，十天、八天，就是一本小说。

罗小惑的小说，蔓延到东南亚，如“病毒”般，有中国华侨的地方，就有“罗小惑迷”。

只有母亲罗玫瑰，仿佛没有时间去参与“罗小惑”这个名字。

倒是从小照顾罗自强的女佣陈美瑶，得意的连上市场买菜，脸上都有几分骄傲。

*

*

*

学校开除陶醉于当“作家”，不去考试的罗自强。

罗自强内心嘲笑学校。

罗自强快乐的迎接被开除。

罗自强得意忘形。

那个被误为男孩子的学名。像件穿旧的破衣，不知何时开始，连罗自强自己都自然的由脑中，一寸一尺，一点一滴的流离了。

她叫罗小惑。

仍是个男性化的名字。

下意识里：罗小惑随着这个没有一点女孩子的笔名，一

起继续成长。

她仍然没有什么声音。

罗玫瑰仍然昼夜不分，花枝招展的觅新居。

* * *

她的生理发育，与“名作家”不成正比。

细骨架、不长脂肪的体质、矮个子，在人群里，像颗芝麻，极不起眼，努力半天，都没办法与名作家“罗小惑”结合在一起。

上帝待她还不算差。

贴顺的浓眉，黑白分明、清澈的大眼睛，鼻子造型差了点，唇角蛮过的去。五官加在一起，整张轮廓，呈现在记者与读者的面前，总有一声惊叹。

年少本轻狂。
赞美与才华，让罗小惑的眼睛，射放出舍我其谁的骄傲。

唯一不骄傲，不能轻狂的是，每年的健康检查，罗玫瑰坚持的近乎残酷，令罗小惑讨厌至极。

* * *

几乎每一部小说，都是片商争取的目标。

罗小惑潜藏某种不屑与高姿态。

“改拍电影吗？可以，导演、男女主角由我决定。”

片商点头如捣蒜。

“价钱呢？”

罗小惑面对金钱，全身细胞，充斥着文人的清高。

在道德上：她鄙视商人。

在感情上：她耻于交易。

在现实上：她已经富裕了。

司机、佣人、秘书。

罗小惑没有方向感，因为有司机。

罗小惑没有操持家事的能力，因为从小有佣人陈美瑶。

罗小惑没有金钱价值观，因为有秘书。

除了写作。

除了忘形于“名作家”的身份。

罗小惑连洗澡水都不会放。

罗小惑甚至不明确她的抽烟的价格。

哦，忘了补充。

为了“弥补”名作家居然这么年轻，罗小惑努力的学抽烟，好像有根烟在指缝间，就能昭告天下：

“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年轻，我比你们谁都成熟，我的烟龄已经好几年了，我是个老烟枪哦，一天两包，吓不吓人？唉，没办法，戒都戒不掉。”

上帝知道她在说谎。

非勤于往来的人，怀疑她的烟量。

秘书——杨莉云最清楚罗小惑。

一包烟多少钱的人都不清楚，每天两包？

在卧房努力练习使用打火机、点烟。

在会客室接见预约的各式生人，立刻老烟枪状。

生人离去，

马上头昏眼花的用她细尖的嗓子大叫。

“莉云，扶我到卧房！该死的烟，抽得我心脏快窒息了！

还有眼睛冒金星！我完了！我快死了！”

名誉上是秘书，二十四小时的生活在一起，杨莉云讲话的口气，常如长姐。

“装什么老烟枪嘛！明明不会抽烟，还吞云吐雾，一根接一根，名作家？笑死人了，尼古丁过量，心脏不能负荷，造成缺氧现象，这点常识都不懂！”

佣人陈美瑶，四十出头，丈夫去世十载，带了个十二岁的女儿余青青。从小看着小惑长大，小惑母亲罗玫瑰付她二十年的薪水，嫁到美国后，女儿青青也跟着住进罗小惑在台北，最名贵的大厦。

雅致宽敞的客厅。

文化气息香郁的书房。

精美气派的会客室。

五间卧房、一间客房，外加罗小惑专用穿衣间。

罗小惑几乎昼夜都活动于她近两百坪的名贵大厦里，她终于可以不必搬家了，她开始享受安定，“家”的安定。

罗玫瑰嫁到美国。对罗小惑而言，只是一个“认识”的女人，爱上了美国人，连送行告别的仪式都不需要，母女就轻轻淡淡的遥隔两地。

没有罗玫瑰，罗小惑还是原来的小惑，活在二百坪的城堡里，除了报章、电视，罗小惑简直不知外面的世界。

陈美瑶像老母似的唠叨。

“瘦得像只营养不良的小鸡！亏你大青青十岁，三顿饭喂到你嘴边，还要用骂的才肯吃，你妈妈从美国打电话来，叫我不准宠坏你，三餐在餐桌上用，不可端送到卧房给你！难怪你妈说你不食人间烟火！”

罗小惑被触到痛处般，大叫。

“阿瑶！付薪水的是我！不再是那个没责任的母亲！她嫁给美国人！她是假洋鬼子！打通电话表示什么？关心吗？再接到电话，替我谢谢她！顺便问候她的美国丈夫！请她跟那个老美，过他们的美式生活，安养余年！我痛恨她这种虚情假意的关怀！”

实心木的白漆门，被罗小惑摔的好重。

杨莉云、陈美瑶被摔在门外。

十二岁的青青崇拜加上幼稚的敌慨同仇，躲站在罗小惑卧房的角落。

“小惑姐。”

把自己扔在弹簧铜床的罗小惑气极败坏的伸手捉烟，青青熟练的冒出一只手，点燃打火机。

看到青青，罗小惑有种成熟的满足。

“青青，谁叫你躲在我的房间里的？过完暑假，该上国中了，把烟灰缸拿过来。”

青青对罗小惑岂止崇拜？

青青简直视罗小惑为偶像。

端着烟灰缸，青青稚音里，满满的打抱不平。

“小惑姐，你那个嫁给美国人的妈妈，好恶心哦，比我死掉的爸爸还讨厌，我妈妈说，我爸爸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，他从不回家，你知道他是怎么死掉的吗？我一岁的时候，他为了别的女人，犯法自杀的。”

不同的故事，雷同的际遇。

罗小惑忘了头昏眼花，吐着烟，含着泪。

“青青，你才十二岁，你能了解我吗？我没有爸爸，我是

私生女，从小到大，我不知道我妈妈在做什么，她每天打扮的像去喝喜酒。白天：我上课，她睡觉。晚上：我放学，她出门，照顾我的是你妈妈，我从没见过你爸爸？但我爱你妈妈，我恨不得换个娘胎，从你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，青青，你比我幸运。”

烟灰弹在青青手上的烟灰缸里。

青青童稚的眼瞳，有难过、有兴奋。

“小惑姐，我比你幸运吗？我将来长大了，会不会像你一样，变成一个名作家？”

端视青青，拿开青青手上的烟灰缸，罗小惑成熟的像个母亲，拍拍床沿，爱怜的搂着跟自己一样瘦的青青。

“当作家还不简单，只要认识字，有稿纸，有笔，就是作家了，懂不懂什么叫作家？坐在家里就叫作家。”

二十二岁的罗小惑。

十二岁的余青青。

两个不解世故的大小孩，笑声像年节的爆竹。

“我懂了，小惑姐，作家就是坐在家里！”

稿约如雪片，铲除眼前这堆铲除不了续飘的雪花。

出版社老板，张三李四，高矮胖瘦，每一个，都把脑袋削尖，往罗小惑会客室坐着等候。

青青的崇拜，与日俱增。

杨莉云负责拒绝。

陈美瑶忧心从小看大的罗小惑，哪来的心身体魄，写那么多东西？

冷冷的脸，连茶水都不为那些人倒一杯。

有这些话吧！？

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

铁杵磨成绣花针。

中国人的俚语太多了，不胜枚举。

獐头鼠目的黄大明。

一个最不出色的出版社老板。

瘦干、矮小，只敢站着说话，谦恭的像个面对法官的犯人，风雨无阻，每日从早到晚，乞讨的咧着不整齐的牙就差没下跪，只求杨莉云、陈美瑶让他见罗小惑。

四十出头的陈美瑶。

二十七岁的杨莉云。

当然懂得如何保护少年得志，不知人间险恶的罗小惑。

刚念国中的青青，得意洋洋的把黄大明的卑微，描述的淋漓尽致。

“莉云跟你妈怎么可以这么狠？看不起黄大明的小出版社吗？我愿意跟那个叫黄大明的签约。

罗小惑出现在会客室，惊喜了黄大明，触怒了陈美瑶、杨莉云。

“小惑！签什么约！回房间去！不食人间烟火！”

“阿瑶！你势利眼！这个叫黄大明的，长的一副老实相，你居然连杯茶都不给他！”

杨莉云怒推开打恭作揖的黄大明。

“阿瑶才不势利！什么老实相？贼头贼脑的！你写小说！你足不出户！你总懂人性吧？过度的奉承，背后一定隐藏最卑陋的动机！你真的不食人间烟火吗？”

陈美瑶、杨莉云的话，一个字也没进罗小感的耳朵。

黄大明乞讨受辱的脸，不敢开口、不敢坐的谦恭，勾起罗小感的同情、正义、亏欠内疚、难过、感伤的各种情怀。

“黄先生，请到我书房来，别介意她们对你的态度。”

陈美瑶、杨莉云气馁了。

青青抱着看热闹兴奋，跟进书房。

“罗小姐，您是大名鼎鼎的作家，我区区的小出版社，能见到您，真是三生有幸，没见过您的人，都说您骄傲，见到本人，这么单纯、这么善良，而且还这么漂亮，若愿跟我这个小出版社签约，我黄某人终生感激不尽。”

这番话，打中了罗小感的弱点。

大名鼎鼎的作家，诚如自己对青青说的：作家就是坐在家里。

她不知道烟这一包多少钱。

她不知道物价的波动。

她的财物完全交由陈美瑶、杨莉云处理。

她甚至不清楚，银行里有多少存款。

不折不扣的不食人间烟火。

“黄先生，我不会写合约，你写我签字好不好？”

这是作家说的话吗？

这是十六七岁就写遍新诗、散文、哲学悲沉、学术评论、教育改革、宗教争纷、国际政治见解、科技与文化利弊的头脑吗？

罗小感有超凡的思想力。

面对世俗，罗小感无知，简单的连青青对她的崇拜，都削减了大半。

厚厚的一叠合约，黄大明恭敬的递在罗小惑书桌上。

“谢谢罗小姐，谢谢罗小姐，合约我写好了，请罗小姐过目。”

罗小惑轻松拿着烟，那张表情，比青青还单纯。

“青青，打火机拿过来，黄先生，我真的看不懂合约，什么甲方、乙方，烦死人了，干嘛写这么厚？我懒得看，可不可以签字就算了？”

这是上帝对黄大明的恩宠吗？

黄大明岂能相信，坐在黑色羊皮旋转椅上的作家，竟然看不懂合约？竟然懒得看？竟然签字就算了？

黄大明的笑容，像银行开在他家的厨房，躺着，坐着，可以吃喝一辈子了。

黄大明顾忌的露出善意的微笑对青青。

“小妹妹，要看大人签约吗？”

罗小惑感谢黄大明，给她一个展示成熟的目标。

“青青，大人做事，小孩出去。”

青青不甘心的出去了。

罗小惑满意自己的命令。

“罗小姐，大作家动手就是钱，圆章给我，我来盖，唉，外界对你误会大了。”

黄大明声调缓慢。

厚厚如书册的合约上，盖圆章的手，速度快的像做贼的小偷。

“这么客气、这么单纯，我一定要告诉外界，罗小姐是典型的艺术家，无商业气息，请签字，喏，就签在这个地方，一式两份，麻烦您了，作家一字千金呢。”

罗小惑必须承认，典型的艺术家，毫无商业气息，蛮符合自己的人生观，蛮享受这几句话。

率性的大事一签，罗小惑不知道，自己签下了杨莉云的预言：过度的奉承，背后一定隐藏最卑陋的动机。

“没别的事了吧？”

“谢谢，谢谢，这是预付的签约金，我知道罗小姐不在乎这点小钱，但请收下，表示我的诚意。”

罗小惑是不在乎“这点小钱”。

罗小惑根本没有金钱观念。

那张支票，像废纸般，躺在罗小惑书桌上。

她仍然是充满文人清高，鄙视商人，耻于金钱交易的罗小惑。

*

*

*

不是陈美瑶端早餐的敲门声，吵醒罗小惑的。

是杨莉云气败的怒叫。

“太不爱惜自己了！起床！知不知道签了张什么鬼合约？开门！”

没有很性感的身材，罗小惑男孩般，穿了套两节式，蓝白格纹的睡裤。

“我有反锁自己的习惯吗？自己不会进来呀！”

杨莉云身体像火箭喷进来，手中扬着厚厚一叠的合约。

“你不会看合约！你懒得看合约！叫我看看行不行？知道上面写了什么吗？从合约日期生效起，五年之内，写三十本小说，每本小说五万元，著作权归甲方黄大明所有，不得有异议，若违约应自动放弃抗辩权，并每部小说，赔偿三百万

元，乙方不得有异议！”

杨莉云的怒浪声，愈拉愈高亢。

一阵烦琐，罗小惑没耐心听，那些字句，对“才华横溢”的罗小惑而言，毫无魅力。

为了表示自己完全听懂了，罗小惑摆了个成人的坐姿，点了根烟，黑白分明的大眼，故作凝重状。

杨莉云简直歇斯底里了。

“罗自强，罗小惑！少装成熟状！五年！听清楚没？五年！你现在二十三岁，五年后，你快三十了！你签了张卖身契！请你不要沉醉在拒绝成长的天真无邪里！”

最后这几句话打痛了罗小惑。

她最在意，没人当她是“成熟的大人”。

“杨莉云！你以为你多成熟？二十七岁了！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！”

抢过重重一叠合约，罗小惑狠劲的撕。

“不要撕！小惑！求你不要撕！”

“我二十三岁！我有权利决定我自己，钱算什么？既然你讨厌这份合约，我烧给你看！”

打火机的火焰，比罗小惑的音速还快。

杨莉云来不及抢救，卧房内，已经烟雾弥漫了。

冲向穿衣间，不爱化妆，不爱首饰的罗小惑，设计风格独特，铜边玻璃抽屉一拉，跌地碎裂。

“这些首饰，名表全是钱买的！我不戴它！它有价值吗？我天真无邪！我就是天真无邪！”

罗小惑自己也知道情绪跌入疯狂状态。

红宝、蓝宝、钻石、翡翠，闪亮耀眼的流滚在意大利进